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一一八回 貶塞外遭逢不偶 遇老道拯救歸亭

郝相慌慌忙忙來到部衙，內役入稟七竅。七竅聞稟，行至大堂，迓入花廳。香茗獻後，七竅曰：「岳父駕至，未能遠迎。但不知忙促若斯，所示何務？」郝相拭淚言曰：「婿運何晦！才從荒山尋爾歸來，幸天子隆恩，官還原職。只思部衙穩坐，重加爵秩，拜為學士一品。誰料南龍地界賊匪悖叛，飛文入奏。上命司為棟統領士卒剿除，以安億姓。為棟催兵如火，不日已到。兩兵相對，逆賊累敗。擒得小賊十餘，拷問叛逆根源，賊以賢婿僕夫李赤等告之。究其所統逆者誰為之首，賊云聞得李赤常以大言勵吾輩曰：『爾等行伍嚴加整頓，倘皇天默佑，一旦將黃龍天子龍位奪來，俾吾主七竅登之，自加爾儕官爵。』為棟一一訊確，當將口供載入飛文，命武士黃柄押賊回都，交鐘相府中。鐘相與婿素有仇恨，復訊一遍。小賊所說果與文內口供無二。遂以飛文挾在本章，奏聞天子。天子大怒，已下旨意。不惟將婿官品和根削卻，且命錦衣衛嚴為審訊。錦衣衛又屬鐘相猶子，賢婿此去，必是苦打成招。」七竅聞之，魂飛天外，雙膝跪地，泣而言曰：「為婿不願歸都，岳父苦苦相勸。如今冤遭不白，岳將何以救婿耶？」郝相曰：「賊兒叛扯，天子旨下，這是賢婿晦運使然。愚岳即欲救之，烏得而救之？惟於審訊後，如加斬決，收爾屍骸，厚以厝之。如天子有恩，蠻邦充配，愚岳多備銀兩，以整行裝。爾妻珠蓮隨吾度日而已，外此別無良策焉。」七竅牽衣大哭，曰：「良策僅此乎？吾命為岳害矣！倘在茅亭，烏得斬決充配之罪？」郝相怒曰：「為岳不辭千里尋爾歸都者，原非歹意，誰叫爾結連賊黨，上逆朝廷？而今事已敗露，口口將岳抱怨，是以岳好意反為仇讎矣！為岳從此不管爾事。」言罷，拂袖上車而返。

七竅攀留不及，心無主腦，退入衙內，大哭不休。珠蓮詢其所以，七竅將逆賊連累以及郝相拂袖情景告之。珠蓮聆言，恍如天半響一霹靂，遂與七竅抱頭相泣於內庭。久之，七竅曰：「事勢至此，徒泣何益？早知榮辱無常，甚悔當初不應復入都下。」珠蓮曰：「只想吾父奉命尋夫歸都，享受榮華。誰識逆賊悖叛，將夫咬著？倘天子有恩，充配蠻方，妻願隨之。如其斬決市曹，妻願死之。」言此復泣。

正泣之際，錦衣衛已發數十武士，手提縲紲，來到吏部捉拿七竅。七竅出，武士不由分說，擁上前來，套著頸兒，向外便走。七竅此際暗想：「前日一進一出，何等尊貴，今日頸加縲紲，倏作罪犯。」見得街坊百姓，人人觸目，又慘又愧，俯首而行。不過片時，已至錦衣衙門。武士稟入，錦衣升堂，將七竅帶至大堂跪下，欠身言曰：「尚書大人，莫怪小子無禮，小子乃奉上旨，審詢叛逆情由，大人可將實情對吾吐屬。如其矯強不認，小子請動天子之刑，得罪大人，休怪，休怪！」七竅曰：「犯官自被妖掠去，受苦難言。即李赤諸人亦與犯官為仇，何暇與彼同謀，以逆天子？」錦衣衛曰：「爾既未通逆賊，別多宰輔，彼不攀人，獨攀爾躬耶？爾於平時自有叛逆之言與伊計議，此日悖叛，乃咬定於爾。爾如認之則罷，倘再推托，難免重刑矣。」七竅曰：「平日果有是心，不敢不認。犯官從未思及叛逆，如何認之？」錦衣衛拍案大怒，曰：「吾以爾為部中大員，全爾體面，爾乃不受抬舉如是。左右武士，與吾動刑！」武士同聲應諾，當將七竅按下，重責四十御棍。七竅忍著痛楚，哭向錦衣衛曰：「望大人恕饒，犯官實未有叛逆之心，皇天共鑒！」錦衣衛曰：「賊兒咬爾主謀，並非本衛有仇誣爾。」

爾即撞破頭顱，總要將此實情認了口供，以復天子。」七竅抵死不認，錦衣衛又命武士答以皮鞭數百，打得九死一生。七竅暗思：「認則必加斬決，弗認則責斥難逃，時耶，命耶？今而知宦途諸人真不少也。」思已，只得勉強向錦衣衛言曰：「主謀係吾，望大人筆超生路。」錦衣衛曰：「如是，爾將口供自行書來。」七竅含淚書好，交與錦衣衛。錦衣衛遂命武士監七竅於天牢。次日，上朝命復。天子旨下：「念彼南龍作宰，剖案如神，繼平海妖，萬民受福，恩施格外，斬決免之，充配西夷，無有歸日。」錦衣奉旨，即將七竅提出，點界充配。七竅回部，收拾衣服銀錢，與同珠蓮，並及解差，往辭郝相。郝相閉門不見。夫婦無聊，大哭而去。

一路之上解差呵斥，受盡了無限苦況。曉行夜宿，不覺來至通天嶺前。望見茅亭依然高聳，夫婦淚滴如雨，暗暗祝曰：「吾師有靈，當救吾夫婦於縲紲。」祝之已久，忽於嶺半見一老道飄然而來。七竅謂珠蓮曰：「嶺半老道似吾師也。可速去求彼救之！」珠蓮聞而諦視，曰：「果吾夫婦傳道之師。但當日亭中諄諄囑咐，言猶在耳，而今受此罪苦，將何顏面去會之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事到如今，不得不爾。從此名場利藪視如水淡，習道不至分心。」珠蓮曰：「如是，夫婦見師，唯跪地求救。」七竅曰：「然。」主意定時，老道已近身邊，俯首欲過。

夫婦走上前去，牽衣跪地，泣而呼曰：「吾師救我！師如不救，弟子此去，斷無生理。」老道驚曰：「爾夫婦在亭習道，近日何往？」七竅夫婦遂將郝相尋至茅亭，勸歸都中，官還原職，以及賊攀情事，一一詳言。老道曰：「爾夫婦不守習道規矩，滿貪名利，終非吾徒，吾若救之，二次又背師教，枉吾朝夕訓誨一番心力。爾其各打主意，師實不能救爾焉。」夫婦聞言，牽著衣兒，抵死不肯拋放。老道曰：「如為師救爾脫此苦難，下次被人引誘，復悖師教，又何說乎？」七竅曰：「再悖師言，願遭慘報。」老道曰：「既然如斯，吾自有法救爾。」言尚未竟，解差促曰：「速行，速行！不然，遲過日期，吾等難於復命。」老道曰：「此二人係吾弟子，祈看吾面，不必解之。」解役曰：「七竅夫婦乃天子要犯，解至西夷受罪。」

何處野道，敢在中途阻滯？將呈稟究，恐爾亦有不便。別人閒事休管，吾等要趕途程！」老道曰：「吾有金銀與爾。爾等淹留在外，俟期限滿後，方回覆命，不亦兩得其全乎？」解役曰：「解至西夷，要討文書一角，以復鐘相。鐘相亦要此確據，方知人犯收到。如何誑得過耶？」言畢，催促前往。夫婦二人跪地不起，解役怒，橫拖而行。拖有數百丈之遙，七竅、珠蓮已呼救聲嘶矣。老道趕上前來，調解役曰：「可將二人釋放，與爾金銀二百。」解役不允，又將夫婦拖至前途。

老道拂然，以塵揮之。解役雙雙昏迷倒地，老道乘勢導夫婦入亭，曰：「名利場中可有結局否？」七竅曰：「終無結局也。」老道曰：「非無結局，要人能知足耳。知足則心不貪，心貪則不知足。豈識世之不知足者，終為不足之心所害乎？即如爾，前作尚書，見擾妖魔，苦已受盡。若於遇師後心習道，不貪絲毫名利，任引誘者口吐蓮花，總以扶衰不老為要圖，將道習成，長享仙福，不亦生為貴宦，死作仙真？而乃長貪世外之榮，故爾遭此世外之變，西夷充配，皆一念不堅之所招也。」

自此以往，凡遇他人引誘，當以受苦慘情時抱心內，則大道不患無成矣。」夫婦聞此，再拜稽首，謹領受教焉。